

禮記義疏

漢書門類			
一	三	四	
六	八	八	
〇	〇	二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八	書
四	〇	
冊	〇	
六	二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92
冊數	160 (155)
函號	274 69

七十六

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七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淺草文庫

**正義**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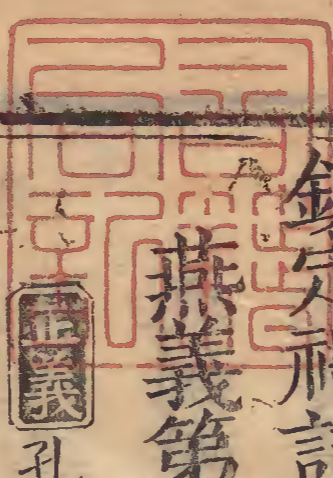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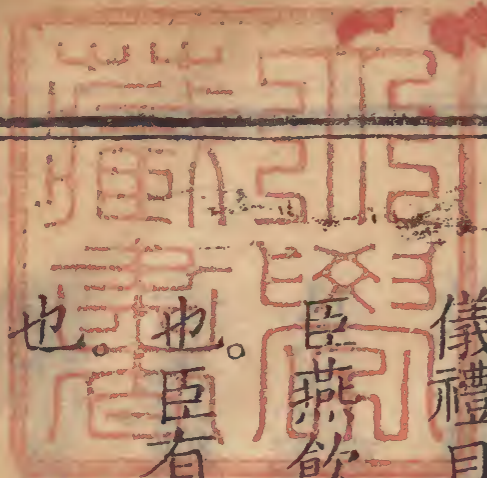
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

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

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

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

也



**通論**

呂氏大臨曰。古之君臣賓主之相接。有饗有燕。

有食。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

是也。

案儀禮下。當有燕禮及三字。坊本之漏耳。

燕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

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

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醢醬太羹。宰夫為主。菹醢之。

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

之鉶四。宰夫執解酒設於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

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之間。饗以訓恭儉。燕。

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几設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

三牲之俎於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

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

矣。言几設而不倚。則無脫屣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

卷俎歸於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燕者主於接歡。故。

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算爵。少紓其敬也。故其辭曰。

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

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也。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

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有義。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爲燕也。行葦之序曰。周家忠厚。故能內睦九族。而其詩有或歌或詈。洗爵奠斝。是所謂燕九族同姓也。與頍弁之刺異矣。常棣之序曰。閔管蔡之失道。而其詩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所謂燕兄弟也。與杖杜之刺異矣。伐木之序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而其詩有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是所謂燕朋友也。與谷風之道異矣。若夫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焉。湯氏三才曰。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君燕勞之。二也。卿大夫聘還。燕之。三也。四方聘客。燕之。四也。



呂氏大臨曰。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陳

氏祥道曰。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四海是已。其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夫以湛露之諸侯為中

國。則蓼蕭之所以燕諸侯者。皆謂之四海。豈非夷狄與。

**案**此當云因射而燕者。燕禮記云。若射。則大射正為

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至于大射。則因祭而射。以擇士。又因射而先行燕禮。不得謂之因燕而射。蓋燕禮之射。重在燕。大射之燕。重在射也。如陳以蓼蕭為通及賓客。則可。謂專燕夷狄。不確。至先王之燕夷狄。經無明文。乃若夷狄食禮。則周語舌人食之。委之牲體

而坐諸外。由此推之。則燕夷狄可知。四夷之樂。不使亂雅而陳于門。則燕夷狄所歌之詩。亦無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

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卒依注作倅。七對反。大子之大音泰。卒伍之卒子忽。

反正音征

**正義** 鄭氏康成曰。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

方氏慤曰。諸庶皆衆也。諸

侯而下長倅皆在所掌。所以爲庶。其異名。猶周官宗伯。記曰宗人。周官甸師。記曰甸人也。周禮諸子

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孔疏。此庶子之卒。下游

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天子之事。孔疏。其事非一。故云戒令。教

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也。孔疏。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國

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國子屬天子。司馬

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孔疏周禮師氏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注云貴王公子弟游無官司者是游逸尙未仕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

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孔疏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

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孔氏穎達曰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

夫士眾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也。教謂

教學治。謂治身。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此云諸

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庶眾也。以其適子眾多。故總謂之

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云倅是

副貳於父之言。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國有大事之時。則進致諸子於大

子。唯任太子隨時所用也。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

官。付授以車甲。合會之以率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

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也。正役也。諸子既統

屬太子。隨太子徵發。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

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國子存游卒者。未仕者之中。既

不與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仲春之

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仲秋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射宮。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之高下而進退之。呂氏大臨曰。古人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天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率國子致於天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天子雖未爲君。君臣之交相際已久。賢不肖之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所以慮

後世者不爲不豫也。戒令謂任之征役也。別其等謂父爵爲之等也。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甲兵之事謂師旅之役也。國之政事謂凡力役田獵追胥之事。未仕則庶人。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舍。然以國子之倅將使之脩德學道。故舍征而存之以養材也。方氏慤曰。戒則戒之使勿怠。令則令之使有爲。教則教之以其藝。治則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之。



也。等。謂上下之等。位。謂貴賤之位。周官。師氏教國子。保氏養國子。地官掌邦教也。故師保以教養為主。夏官掌邦政也。故庶子以戒令為主。甲以自營。兵以勝敵。合其卒伍。則聯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帥之有人。所謂以軍法治之也。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弗正者。致之在於庶子。用之在於大夫。以國之貴游。不可以常民畜之故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所謂戒令。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所謂教治也。戒令。庶子之職所主。教治。庶

子之職所兼也。馬氏晞孟曰。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葉氏夢得曰。辨其等。則親疎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

**論** 李氏觀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於閭里。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

蹈利傭徒鬻賣者。蓋有閒矣。且天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卒。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轡長馭遠。有如是哉。

**案**庶子。國子。卒。游卒。總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來承襲父爵。代父宣力者。合眾言之曰庶。養於國學曰國。副貳曰倅。未仕曰游卒。其庶子官。則統率之官名也。

**山**芮氏城曰。此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夏官諸子職掌。與燕飲何與。雖經內有獻庶子及庶

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士舉旅以後。其執事與甸人闔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眾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哉。刪之為當。案此必他書斷簡。掇就位於下字。遂取以附此耳。今姑另斷為一章。

**孔**氏穎達曰。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則同。

**周**禮司馬之屬有諸子。此記又言天子有庶子官。而所載庶子職之說。則猶是周禮諸子職文。則庶子即諸

子。註說是也。此下皆諸侯禮。而此則首言庶子官。則諸侯亦有庶子官。與天子同。賈以諸子屬天子。庶子屬諸侯。不知記固明言天子有庶子官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鄉許亮反適作

敵案爾卿下當有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八字。文闕耳。

鄭氏康成曰。定位者。爲其始入。踰階。揖而安定也。

孔氏穎達曰。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適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言。莫敢與君敵體爲禮也。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公升卽位於席。西鄉。而與燕之羣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爲之主。非諸臣之敢敵也。君旣卽位。小臣

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方氏慤曰。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君獨升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王居東。則賓宜西。賓居西。則主與之對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賓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禮。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至於待之以賓禮。猶莫敢居賓位以相敵

焉。是乃所以深明君臣之義也。

**存異** 陳氏祥道曰。定位。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是也。

**案** 所云定位。蓋中庭立位也。陳以下文席次言之。誤矣。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亢。苦浪反。為。疑之為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

之官也。方氏慤曰。此即天官之膳夫。非天官之宰夫。亦謂之宰夫者。皆以宰制為事也。杜蕢言蕢宰夫。

刀匕是天子使膳宰為主人。方氏慤曰。為獻主。攝主人而獻賓也。膳夫供食飲養

王。以養王者養公。孤也。孔疏。此諸侯燕臣而稱公。故知

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容牧有三監也。案天子不以公為賓。諸侯不以卿為賓。或通天子言之。疑自

下上至之辭。孔疏疑擬也。是在下比擬公卿尊矣。復以

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孔氏穎達曰。公卿朝臣之尊

賓又有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賓。疑其敵君也。為其嫌

疑故使大夫為賓。明其遠嫌之義也。賓既至庭。君降階

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呂氏大臨曰。既爾卿

大夫。然後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以大夫。不以公

卿之貴。疑於君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

乃以宰夫為主人。以獻賓。臣不敢亢君也。君不敢以已

尊莫亢。而必伸賓主之敬。臣不敢以已為賓。而必屈君

之尊。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

受爵拜。君皆答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

賓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理。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

**通論** 陳氏祥道曰。王不自爲主。故於膳夫曰。王燕飲則爲獻主也。燕必於內朝之地。故於大僕曰。王燕則相其法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

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稽音啟。以道之道音導。

**鄭氏康成**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

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位也。孔氏穎達曰。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凡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解。賓

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示爲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既須相報。故在上明正道。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導。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上下和親。是和也。

不相怨。是安寧也。和與寧。禮之用也。以結成上文。方氏慤曰。舉旅。卽下言舉旅行酬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卽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陳氏澣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楊氏復曰。案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

賓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媵。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畧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通論** 葉氏夢得曰。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



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

**案**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為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

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羞初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孔氏穎達曰。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

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於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

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獻大夫於

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解。惟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燕禮說。屢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於公。公坐取賓所媵觚。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

士等。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彭氏曰。主人酌獻君爲君行第一旅。次爲卿行第二旅。次爲大夫行第三旅。次爲士行第四旅。次獻庶子。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也。

**通論**

孔氏穎達曰。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

大卿小卿俱同獻也。呂氏大臨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

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方氏慤曰。小卿即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為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為大。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

**案**凡獻皆宰夫所獻。至舉酬則君自為之。其俎豆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文雖未詳載。然云惟君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士無胾。則亦畧可見矣。言上卿則知下卿無俎。大夫士無胾。則亦畧可見矣。

聘義第四十八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但聘禮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旌。旌是孤卿所建也。此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然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通論** 呂氏大臨曰。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閒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貴賤親疎遠邇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編存。三歲編類。五歲編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

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焉。是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正義** 鄭氏康成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孔氏穎達曰。此篇總明聘義。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

介數也。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方氏慤曰。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亦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通論** 呂氏大臨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

事。致文於斯禮者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謀賓介。

此飲酒之賓介也。大行人掌上公之禮。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朝覲之賓介也。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問之賓介也。聘禮。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言之也。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故使人聘於鄰國。一人將命可矣。必有介者。以多爲文也。爵之高者。其介多。爵之卑者。其介寡。以異爲文也。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使

之受命。不宿於家。入境而死。以棺造朝。介攝其命。備豫不虞如此。其至不敢以死而棄之。則皆不敢質之義也。不敢質。故致文也。葉氏夢得曰。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

**案**明貴賤有二義。自本國言之。介如命數。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卿殺其君二等而為七。侯伯子男亦各遞減。

是一義也。自列國言之。上公之卿七命。侯伯之卿降公二等而為五。子男亦然。又是七義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謂正自相當。陸氏佃曰。言紹則

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敬。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陳氏澔曰。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

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為序。

**案**儀禮聘禮注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即此傳命時也。又此所傳之命。乃尋常交際之命。若因國有故而有言。則聘禮記所謂若有言。則束帛加書。將命如享禮者。

又在卒聘後事也。初時尚未遽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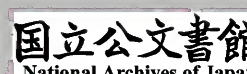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

至廟門。孔疏。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

請事。此云廟門。有廟字者誤也。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

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孔氏穎達曰。此明傳命時揖讓升階之節。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門又揖。三揖乃至階也。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如此者。是賓致其尊讓主人之心也。案行人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各鄉本君受

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亦是傳命也。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方氏慤曰。致尊。言主人之尊賓。致讓。言賓讓而不敢受。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竟同境  
勞去聲

**正義** 鄭氏康成曰。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楹。再拜聘君之

恩惠辱命來聘者也。孔氏穎達曰。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遂以入。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以聘君之命來屈辱也。致敬言主君致敬於聘君。方氏慤曰。迎於竟則使士勞於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

衛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鄭氏康成曰。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呂

氏大臨曰。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賓所以敬主人也。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而廟受。拜祝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爭相為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日以固。此兵所以

不用。民所以休息也。方氏慤曰。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

賓客君臣之義也。

覲大歷反。還音旋。食音嗣。下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

孔疏。凡饗食之屬。以賓客禮待

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孔疏。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圭璋。賄贈之屬。皆主君不親。客是臣。故使臣

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孔氏穎達曰。主國之卿為上擯。接迎於賓。

大夫為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為紹擯者。紹繼承擯也。

聘禮注云。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其

待聘客及朝賓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

三人。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

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

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公

拜送醴。是也。私面。私以已禮而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覲

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覲也。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

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凡此君親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客。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呂氏大臨曰。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擯有三者。亦以多為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卿為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為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所以接承上擯之事。故大夫為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其擯之事。故

聘義

士爲紹擯。聘禮賓卒聘事。奉束錦請覲。所謂私覲也。賓朝服問卿。旣致命出。面如覲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別而言之。此篇及覲禮所言私覲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卽私覲。亦可爲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獻私面。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蓋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故公之禮賓及受私覲。皆揖讓而進之。臣降拜。公辭。然後升拜。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賓出。擯者取幣。率馬出。請受於賓。賓禮辭聽命。乃率馬入。設授幣堂上。始以客禮見。此君臣交致其敬者也。旣卒聘事。然後敢私面私覲。此臣獨致其敬者也。設三擯以接之。親禮以敬之。致饗餼賄贈。及饗食燕。以盡其歡。還圭璋以成其信。此君獨致其敬者也。黃氏震曰。半圭曰璋。賄以貨

於來聘之臣。故公之禮賓及受私覲。皆揖讓而進之。臣降拜。公辭。然後升拜。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賓出。擯者取幣。率馬出。請受於賓。賓禮辭聽命。乃率馬入。設授幣堂上。始以客禮見。此君臣交致其敬者也。旣卒聘事。然後敢私面私覲。此臣獨致其敬者也。設三擯以接之。親禮以敬之。致饗餼賄贈。及饗食燕。以盡其歡。還圭璋以成其信。此君獨致其敬者也。黃氏震曰。半圭曰璋。賄以貨

言贈以送言。

**通論**

孔氏穎達曰。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於阼階前。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為生。而左傳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瓠葉篇。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饗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饗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

**禮記**

呂氏大臨曰。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義皆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言之也。鄭以王待諸侯之擯。為諸侯待賓客之擯。恐未然。案論語朱注。擯用命數之牛。恐無視聘賓介數遞降之禮。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比必履反。使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孔疏。大行人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云。小聘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孔疏。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此經謂諸侯自相聘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君不親自

饗食。所以使賓愧恥。自相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也。

呂氏大臨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者。聘禮所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意也。先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好。必求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使之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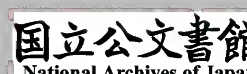
**通論**孔氏穎達曰。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謂文襄之法。故不同。呂氏大臨曰。王制言諸侯之聘於天子。此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

**案**周禮。天子十二年乃巡守。其十二年中。五服諸侯來朝各二。卿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疏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王制所云是也。周禮大戴。皆言諸侯邦交。歲相問。不云比年。殷相聘。不云三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服處注云。自襄二

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年。故脩盛聘。則諸侯相聘無一定之年可知。若諸侯相聘亦必比年三年。則卿大夫道長不給矣。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時事為說耳。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為正。是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康成曰**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孔疏言尊圭璋同于圭則

璋是圭之類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

遙復之也。孔疏言若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所有執往

行禮既不親往則不可以已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

來圭璋也復重賄反幣是也。孔氏穎達曰玉以比德故以圭璋

而聘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

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加於束帛還圭璋

之玉是重其禮留璧琮之財是輕其財重者難以報復

故以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是輕

財重禮之義

**通論**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為聘

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為享也皆

為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

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方氏慤

曰以儀禮考之有聘必有饗聘君則以圭聘夫人則以

璋饗君則以璧饗夫人則以琮聘先於饗其禮為尊尊

之故圭璋特而達。饗因於聘。其禮為親。親之故璧琮有所加焉。圭璋固有藻。然特藉玉以為禮而已。異乎璧琮之加於束帛以為財也。故言圭璋特達以此。

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諸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瑑玉。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鄭言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論。語注執命圭小誤。蓋

命圭必不可復。人亦不可言已有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合幣也。

圭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積子賜反乘繩  
證反食音嗣

**禮義**

鄭氏康成曰。厚重禮。厚此聘禮也。孔氏穎達曰。

待客三積者。謂上公之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入三積出亦三積。故

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也。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今直

云餼客者。畧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

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

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

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鄭注。薪縱米芻從

禾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

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飧二牢。饗餼

五牢。爵大夫。飧大牢。饗餼三牢。爵士。飧少牢。饗餼大牢

也。聘卿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

無常數。凡此備設待賓之物。皆所以尊重行聘之禮也。

凡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

饗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之多少。饗食牲牢之隆殺。皆

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呂氏大臨曰。上公五積。卿下其

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

禮。惟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案鄭注司儀云。侯伯

但不以束帛致之。非無積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饗餼者。致重

禮於其舍館也。乘禽二羞。俶獻。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

歡也。皆所謂厚重禮也。陸氏佃曰。據周官。侯伯七十

雙。今日曰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縣也。蓋日

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

饗餼之數。羣介皆有餼。壹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

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俶

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

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俶獻。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

羞。從時賜也。葉氏夢得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

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

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彭氏曰。每

牢有飪。熟之。腥。殺之。餼。生之。

**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

金匱要言正義 卷二  
三  
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行於朝，饗行於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於寢，時賜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此所以盡品節之宜，而結邦交之好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鄭氏康成曰：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

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孔氏穎達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平常厚如此，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古之用財既有隆殺，而相聘之用費如此，豐厚者言豐財以行禮，盡禮而後用財，雖有其財，惟盡極於禮，不可禮外過用其財也。若用財能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呂氏大臨曰：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所以幣更賓

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貧而儉嗇者不敢不盡則盡之於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案**合考聘義賓禮四一傳命二入廟三至階四升堂皆揖讓者所以致尊讓於主君也主禮五一迎竟二郊勞三拜迎四廟受玉五拜貺或使人或親行所以致敬於使臣也有一之未行不可謂之盡禮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

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買反，長丁文反，有行之行，下孟。

反治直 吏反

鄭氏康成曰：勝，克敵也。或為陳。孔氏穎達曰：此明聘禮而兼及射禮也。聘射至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也。幾，近也。日近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弗能行也。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禮以明長幼之序。此經總括之也。故酒清，穀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若此。至脫履升坐之

後乃盡歡飲食也。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之所須。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也。天下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於戰鬪。必得勝也。呂氏大臨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

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治。國之所以安也。陳氏祥道曰。聘之爲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爲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非強有力不能行之。葉氏夢得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於義而已。惟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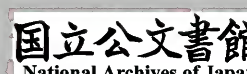


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則無敵者此也。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

**存疑** 孔氏穎達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謂射禮也。欲射

之時。先行燕禮。惟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若行聘禮。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惟據射也。日晚人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不敢懈怠。以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故下節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

也。前文云日幾中。特謂聘。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謂鄉射禮。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莫而成禮節也。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君在阼。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也。親父子。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然也。呂氏大臨曰。射禮未射之前。先行獻酬之節。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饗請覲。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方氏慤曰。此聘禮兼言射者。



賓射亦有射。故因而明之。自質明始行事以下。言聘之難行。酒清人渴而下。言射之難行。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楊子言日昃不食肉。射又至於日莫者。以先行禮而後射故也。朱子曰。案疏云。此雖總結聘。然自酒清肉乾。日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鄉射而言。恐鄉射之義。失次在此。故相因而言與。

**案**以上皆大戴本文所有。此節大戴無之。疑小戴所附益也。又案聘後有饗食三禮。則饗之酒清肉乾。亦有

之禮有賓射。則因聘而射亦有之。但本文語原蕪雜。不甚分明。亦不必強為分疏。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珉武巾反。為於偽反。與音餘。

**鄭氏**康成曰。珉石似玉。或作玟。孔氏穎達曰。此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辭。

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

卷之六

五

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緝音軫。知音。智劇九衛反。

**玉** 鄭氏康成曰。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作濡。緝。緻也。

栗。堅貌。剝。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

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

橐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

似忠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

達。不有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

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

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言念君

子。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孔氏穎達曰。玉德

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玉理密緻。

欽定禮記義疏

卷之六

聘義

五

而堅剛。知者亦密緻堅剛。故云知廉稜也。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云禮。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擊之終竟聲則訕然而止。不如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故似樂。美處病處不相掩映。如人之忠采色彰達著見無隱。如人之信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亦如地氣含藏徹見於外也。圭

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亦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遂也。詩引秦風小戎之篇。證玉以比德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不貴難得之貨。故玉之貴非以寡。磻之賤非以多也。王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磻石似玉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原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醇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堅

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墜。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爲事。故曰禮也。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訕然。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於皦如。以成。歌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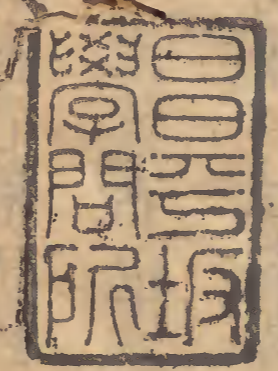
橐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訕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洞。炤乎內外。瑕瑜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也。玉之明徹。蘊於中。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玉之瑩者。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虹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如君子之達於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

特達而已。不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爲物。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陳氏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玉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知。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玉節。用其信。琬玉以結好。琰圭以除慝。用其忠。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於天。兩圭有邸。黃琮以禮地。用其能

達於地。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已饗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以用玉之美者也。葉氏夢得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剡。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脩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揜也。忠以待物。

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虹。精神見於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也。

**存疑** 呂氏大臨曰。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中。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誠。亦信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七十六

